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文化資產常態補助-調查研究

# 祖靈神情：排灣族高見 maljeveq 祭儀影像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報告 公開版



主辦單位：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屏東縣來義鄉靈佳樂祖靈屋傳統文化協會

補助單位：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林梅香提供，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南和早期祭儀人員合照。從右至左依序是 Salakang Rudrapidrap 郭政健、Draka Kazangiljan 王春月、Selep Paraqiljas、Tjume Ridiu 江錦梅、Keljeng Sipitj 何貞女、Karapiyac Kaljayuran/Qutela 許清鳳。其中，Draka 是目前所知南和靈佳樂祖靈屋第一任首席靈媒。



卓櫻花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高見時期與南和早期的靈媒，Sauljaljuy Paljangui 卓真玉（右二）。



武庄一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南和祭司合照，分別是 Qavauljan Pasaljavin 武庄一（右二）、Salakang Rudrapidrap 郭政健（右三）、Pangetjer Tjapaljay 蔣義茂（左一）。

另外，這張相片也拍到民國 68 年與民國 73 年人神盟約祭的 kadjuq 勇士，Driya 武國松（左三）。



彭美英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民國 93 年人神盟約祭，正副祭司於祖靈屋前合影。該屆正祭司為 Karapiyac Kaljayuran/Qutela 許清鳳（圖左），副祭司為 Giyu Ridiu 江朝明（圖右）。



呂梅玉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Qadrangeljan Sipitj 何通教（右一），南和高見人神盟約祭的靈魂人物之一。從小就學習祭儀，對於相關工作相當熟稔，卻因禁忌緣故，不曾親自參與儀式，而是擔任向眾人發號施令的角色。



目前南和高見的首席靈媒 Keljeng Sipitj 何貞女。攝於民國 113 年人神盟約祭。連家駿拍攝，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靈媒 Ukani 胡美金。攝於民國 113 年人神盟約祭。連家駿拍攝，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南和高見正祭司 Tjakumay Ljivangeraw 蔣士雄，自民國 108 年起連任兩屆。攝於民國 113 年人神盟約祭。

連家駿攝影，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南和高見祭司 Tjudradraq Patadalj/Saljivalaw 馬德來，自民國 108 年以來連任兩屆。攝於民國 113 年人神盟約祭。

連家駿攝影，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 序



郭櫻花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來了，人們來了
回到家中，在小米、豬肉、qavai 和酒麴之間忙碌
田野間，在刺竹、木材、火與水之間忙碌
山上的獸 cinunan 揹下來供奉與分享
人們團聚而歡喜，潛心等待

圓形的刺球架佇立祭場
祭竿依序排列指向天空
夜裡年輕人靜靜聊天
把相思樹皮編成祝福的形狀

太陽映照大地上的信仰者：
不苟言笑，提心吊膽，唯命是遵
高處的祭司拔刀呼喊－長－長－遠－遠－
勇士的圓形舞步捲動塵埃
長矛在空中舞動著鈴鈴作響
靈媒手持小米梗之煙面向太陽
祭司吟誦 Tjagaraus i vavau i-ya-qu

來了，他們來了
闊別四年再次跟隨班長走在青煙之路
著族服列隊前來
身擔帶來豐收的糧種，帶來福氣的獵物
以睡夢般既模糊又清晰的面容
在家中與孩子們共食飲酒
聽他們吟訴思念之情
記得每一滴淚，包含沒落下的，接著
又再離去
並回頭

——祖靈神情

這是一本以南和靈佳樂祖靈屋系統的人神盟約祭為主題的圖文相冊，期望透過相片為主、輔以文字的編輯方式，呈顯族人在祭儀中展露的信仰面貌，嚴肅隆重的神靈氛圍，以及族人與祖靈之間相互依賴、思念和照顧的情感關係。

除「歷史概述」段落以外，本書的文字以依附於相片內容之註解、或憑藉相片圖像拓展故事為原則。一來希望增加可讀性，促進南和人及其他排灣族人在閱讀過程中的感同身受，亦兼顧社會大眾的接受度；二來希望以圖像為主體，一定程度地呈現，族人在人神盟約祭種種儀式中體會到的祖靈「如睡夢般既模糊又清晰的面容」。

由於以上緣故，本書是名《祖靈神情》。

## 中文意譯、中文音譯和羅馬拼音

由於南和族人對於羅馬拼音普遍不熟稔，尤其是年長一輩的族人；對於本書涉及到的專有名詞，大多已在耆老長輩之間流通著在地的中文意譯。為求在地可讀性和對外推廣度，本書行文仍以中文意譯為主。

針對人名、家屋名、地名，原則上採用羅馬拼音。一方面，有些名字的意思已經流失，我們難以統一採用中文意譯來書寫，這也不是目前的流通用法。另一方面，若全面採用中文音譯，則會增加閱讀障礙。

針對部落名，由於已有長久以來習慣使用的官方中文譯名，將以官方中文名為主。至於古樓與南和的祖靈屋名 Lingetjalj，在本書處於核心地位，將以南和使用的中文音譯「靈佳樂」為主。

針對 maljeveq、vineqacan、cinekecekan、qinaljan 等關鍵概念，本書以中文意譯為主，大部分為在地慣用譯名。

以下列出部落名、祖靈屋名、關鍵概念的中文譯名與羅馬拼音的對照。必要者也列出片假名拼音。首次行文也將會在中文音譯或中文意譯之後，以括弧標註羅馬拼音，後續則省略。

古樓　Kuljaljau〔クナナウ〕

高見　Takamimura

南和　Tjurukaladju

白鷺　Pailjus

望嘉　Vungalid

靈佳樂　Lingetjalj

祖靈屋　vineqacan

起源祖靈石　cinekececkan

部落　qinaljan

領袖　mamazangiljan

次領袖　djaljedjalj

部落總管　quzipezipen

核心親族　marevetjevetjek

首席靈媒　kadraringan

靈媒　pulingaw

正祭司　palaingan

祭司　parakaljay

人神盟約祭　maljeveq

百步蛇竿　Gaus

倒鉤長矛　tjakulut

古道祭　masak



民國 65 年古樓社遺跡航照圖。自航遙測圖資供應服務平臺所購入。

這張航照圖涵蓋整個古樓社（Kuljaljau），當時古樓遷村 20 年以上，期間尚有許多族人回古樓社，因此家屋遺跡仍算是明顯。依據耆老口述，古樓社是由九個聚落構成的聚落群，分別是：

本部落的 Kaqinaljanan
左部落的三個聚落 Sapelilj、Kurarin、Kicasan
中部落的 Puqaluan
下部落的四個聚落 Tjaidrumari、Tjuaqaljungu、Tjuasikaljun、Tjineralj

整張圖左側的地勢高，右側地勢低。各個聚落坐落在圖中的淺色區塊，以中間溪溝（圖中央的黑線）分隔本部落（圖上側）和左部落（圖下側）。若仔細看，可以在各區塊看見成排或零星的家屋，以及貫穿彼此的道路。



《蕃地開發調查概要並高砂族所要地調查表》所附「高雄州潮州郡クナナウ社」（古樓社）部落遠景。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昭和 12[1937]。

當初警務局理蕃課為了規劃山地開發，調查各個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利用狀況。那時拍下了這張古樓社的部落遠景照，並成為《蕃地開發調查概要並高砂族所要地調查表》全書開頭的首張相片。

很可惜，相片一片朦朧。其中大部分是山谷與溪溝，推測拍攝人員位在古樓東側山坡上，由東向西、由下向上所拍。只有左上角可以看見古樓家屋群。

相片左下方的斜坡屬於古樓社右側溪溝。若從下部落為下方、本部落為上方的視角來看，這一條右側溪溝向左先是本部落，接著會遇到第二個溪溝，跨越後才來到左部落和下部落。再對照今日的舊社踏查，可以發現這張相片以本部落為主體，恰好是舊社的核心區。因此並沒有拍到左部落、中部落、下部落。

似乎可以透過這點，想像整個古樓社的幅員遼闊。

歷史概述（一） 古樓社集團移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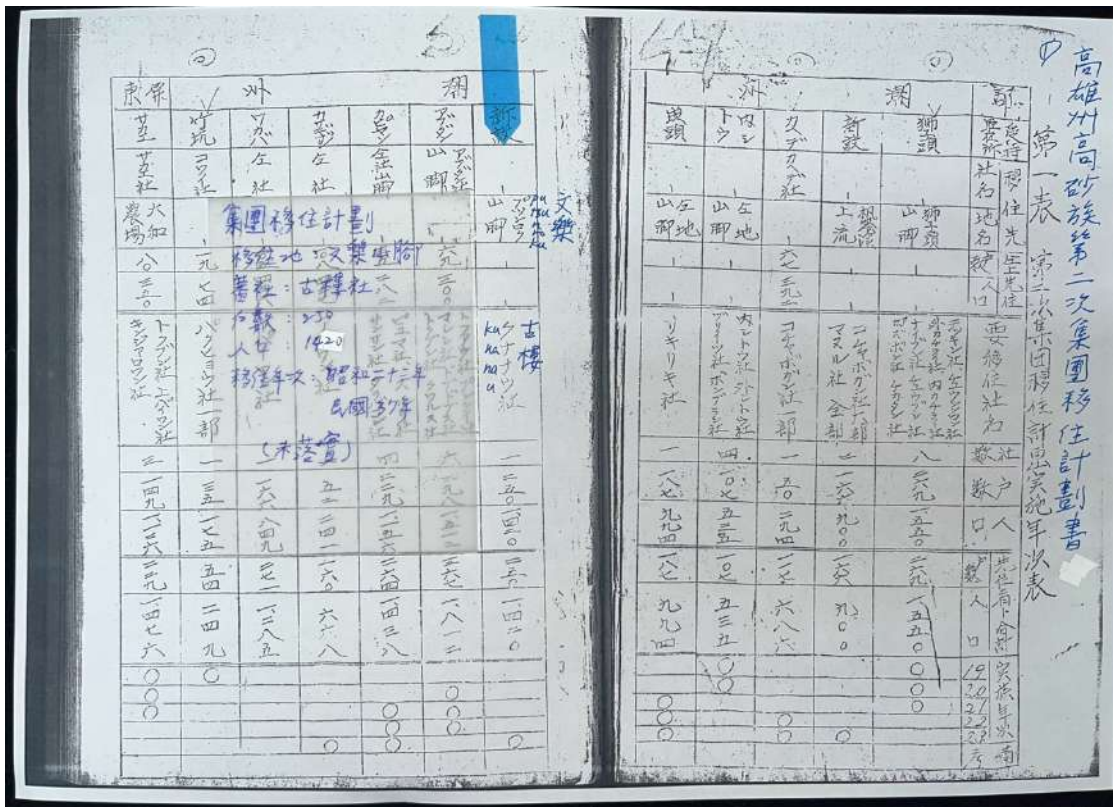
南和靈佳樂祖靈屋（Lingetjalj）從高見社（Takamimura）繼承而來，起源於古樓社，日治時期全臺灣人口最多的原住民聚落：三百多戶，一千六百人以上。

古樓社龐大的人口數一直令政府十分擔憂。

面對為數眾多的古樓人，警察人力難以應付。耕地不足使古樓存在普遍的飢餓，任何小騷動都可能引發更大的事件。為了降低風險，日本政府一再規劃古樓社的集團移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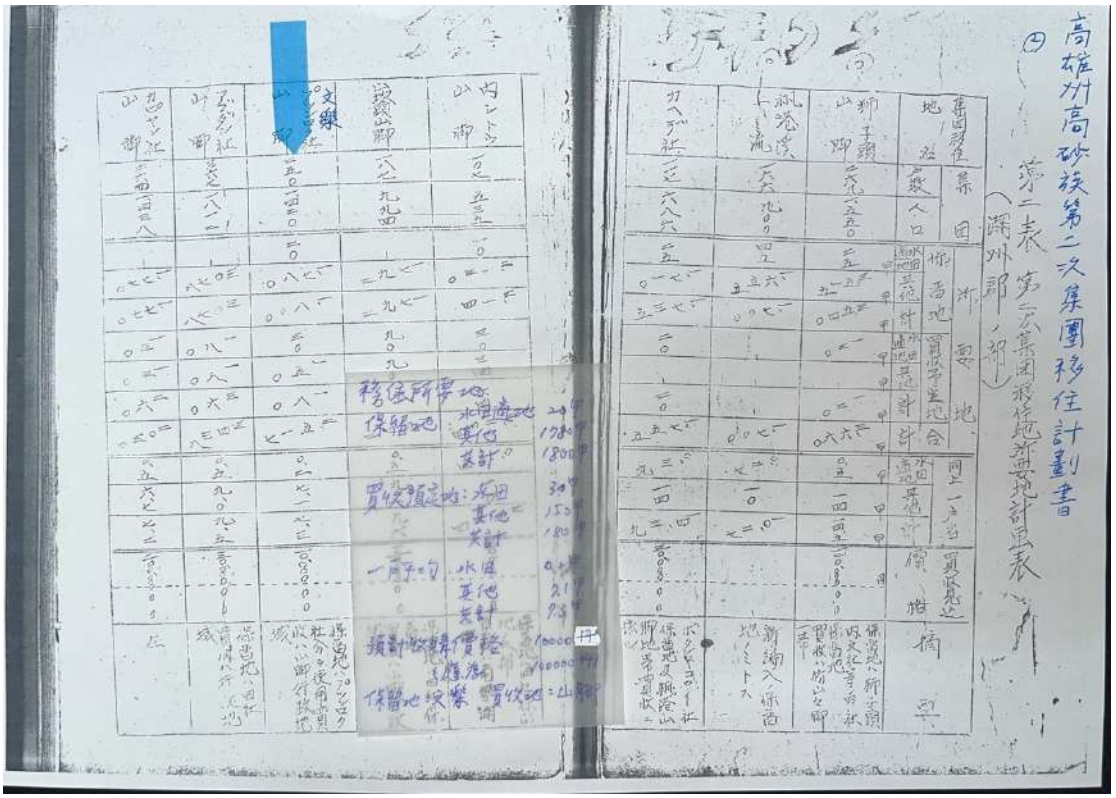
第一批族人往台東遷，移住東高社。日人劃設水田區域，要求族人學會種水稻。又開發熱帶栽培業，生產軍需原物料，作為戰爭後勤。從西部來的族人填補了東部勞動力的缺口，成為參與戰爭的一份子。

第二批族人落腳在望嘉社（Vungalid）附近的山腳一帶，鄰近屏東平原的獅頭、餉潭等馬卡道部落。劃設水田，引入牛隻和牛犁，設立農業產銷班和養蠶場：日人試圖提昇族人生產力，緩解饑荒。由於視野開闊，日本警察命名高見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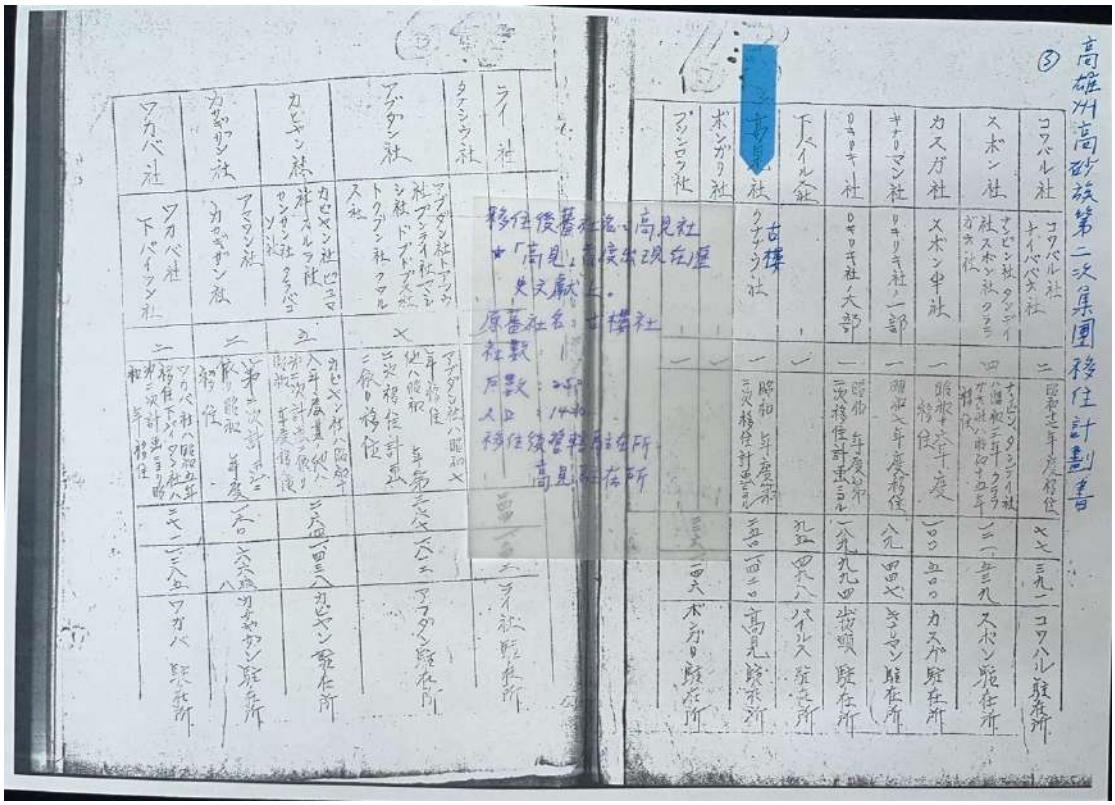
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劃書

第一表　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實施年次表



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劃書

第二表　第二次集團移住地並要地計畫表




以上三份文件於中研院民族所複印取得。

「高見社」這個名字，在官方檔案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出現，是在以上檔案《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劃》中可以發現。

檔案顯示，當時預計移住古樓社的 250 戶、1420 人，若加上第一批往台東移住的 45 戶、260 人，大約等於昭和 12 年[西元 1937 年]日人所調查的古樓社總人口：310 戶、1725 人。

由此可見，當初日人打算將所有古樓人都遷到山腳的高見社，由於戰敗撤退而作罷，接著是戰後高見村和古樓村分隔兩地的歷史發展。

歷史概述（二）高見社靈佳樂

眼看第二批次的移住即將啟動，古樓當家領袖 Qarucangalj Tjiljuvekan，今日南和領袖 Mageseges Tjiljuvekan 羅安初的父親的父親，與結婚到望嘉的親妹妹 Galaigai Gade，兩人連日策劃籌備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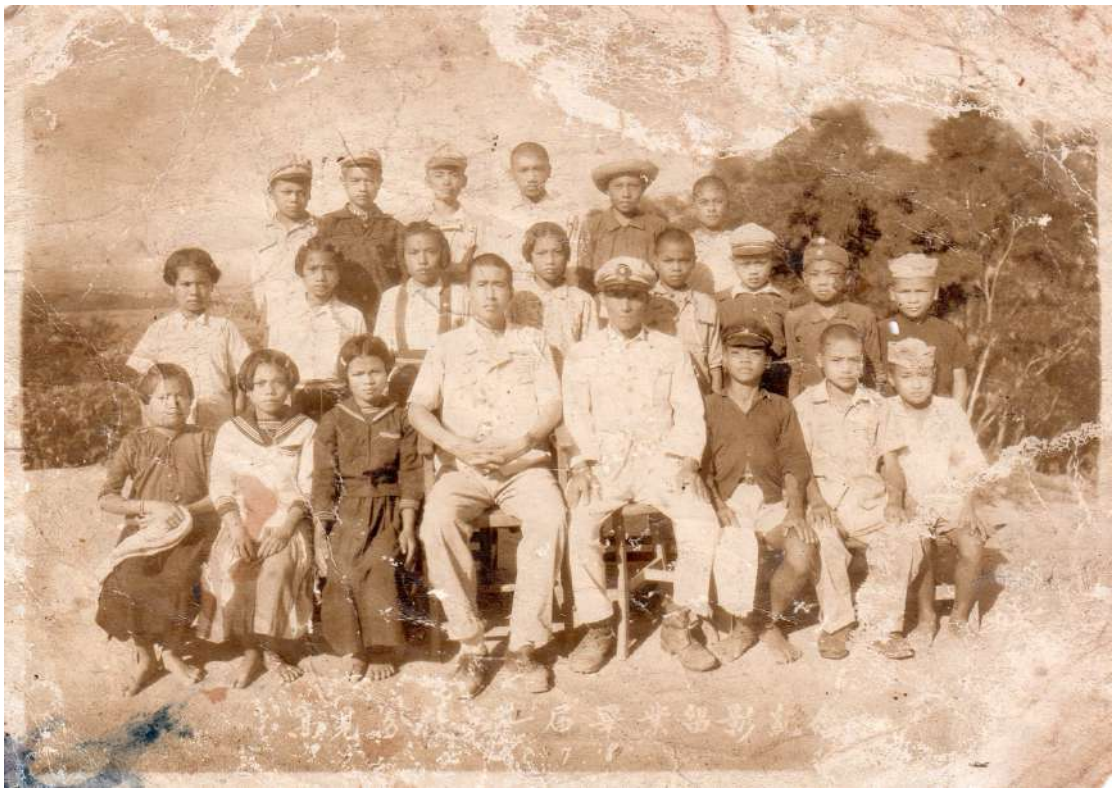
Galaigai 先派古樓勇士家族 Valjilet，率領幾個家族擔任先遣部隊，他們搭芒草屋、開闢農田、儲備糧食，安撫此地逗留的靈魂：我們將在這裡安居耕作。人們總說古樓 Valjilet 最英勇，他們不怕鬼。

接著，Galaigai 向幾位親族鄭重下達囑咐：將古樓社靈佳樂的起源祖靈石，迎靈到移住預定地。直到插立起源祖靈石，這塊土地才是真正的部落（qinaljan），古樓人才能正式遷村。

一共有四人負責迎靈：
Kuljiyus Kalevuan
Siyalu Palangulj
Simerangan Rairai
Qevan Tjalinaw

後來，Siyalu 擔任高見祭司，他也是高見第一代靈媒之一 Ljangaw 的先生。Siyalu 離世後，由 Labak Kazangiljan 接任祭司，他當時和 Galaigai 一起生活，住在今日阿樂岸溪旁的工寮。接著 Labak 離世，祭司一職交給 Kuljiyus，繼續照顧高見的祖靈。高見社最後一位祭司是 Drengai Qalev，直到遷村。

有了這些功勞，才有今日南和靈佳樂祖靈屋的存在。



古樓國民學校高見分校第一屆畢業留影紀念。攝於民國 38 年 7 月 8 日。李進一提供，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高見分校是高見社曾經存在的一個佐證。

明治 38 年，西元 1905 年，日人在古樓社成立「坤林樓蕃童教育所」，開啟正式的國家教育，排灣族人從那時開始，學習說日語、寫片假名。

昭和 19 年，西元 1944 年，日人正式規劃高見社移住計劃。

民國 35 年，西元 1946 年，古樓設立「古樓國民學校」，隔年高見設立「古樓國民學校高見分校」。

民國 38 年，西元 1949 年，高見分校第一屆的學生畢業了，拍下至少三張以上的畢業留影紀念，是我們目前可獲得的相片中，唯獨在遷村南和前拍攝的高見老照片。



攝於民國 45 年，任先民攝影。

典藏於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Simaruqan Ruviljivilj，來自望嘉，曾來到高見社擔任領袖。

在 Ansing Mavuruvur 連天生的帶領下，高見社終於成立。日子貧困窮苦。時常挨餓度日，芒草屋很簡陋，許多人沒有衣服穿。雖然辛勤耕種，但農作物需要時間。為了活下去，人們一再上山採木材，賣給產銷班。有時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偷隔壁村莊的地瓜來吃。

獅頭、餉潭的族人不勝其擾，上山採木材被高見族人阻擋，田裡的作物頻繁遭竊。他們聯合望嘉社，計劃放火燒屋，把高見族人趕回古樓。

平地的朋友緊急傳來通知，Ansing 即刻派遣勇士在出入口站崗戒備；Galaigai Gade 向望嘉族人下令，不准波及她在高見的親戚家族；Ansing 把他的警察制服從駐在所中拿出來，對著眼前的馬卡道人喊：你們有種就放火燒！

Ansing 的媽媽 Dravu Mavuruvur 準備四條大毛豬交給望嘉領袖，用來與馬卡道人賠償和解，衝突至此落幕。交換條件是：高見社必須按照望嘉習俗過生活。

接著望嘉派來 Simaruqan Ruviljivilj 坐鎮，高見每殺一條豬，要分一半給他，糧食收成也要納稅，就這樣當起高見社領袖。結果，中華民國政府嚴格禁止原住民傳統習俗，Simaruqan 根本沒有插手的餘地。收了一次糧食稅之後，就遷回望嘉了。




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Giyu Ridiu，漢名江朝明，高見老祭司 ，位在高見社祖靈屋遺址前。民國 99 年高見古道祭（masak）和舊部落尋根活動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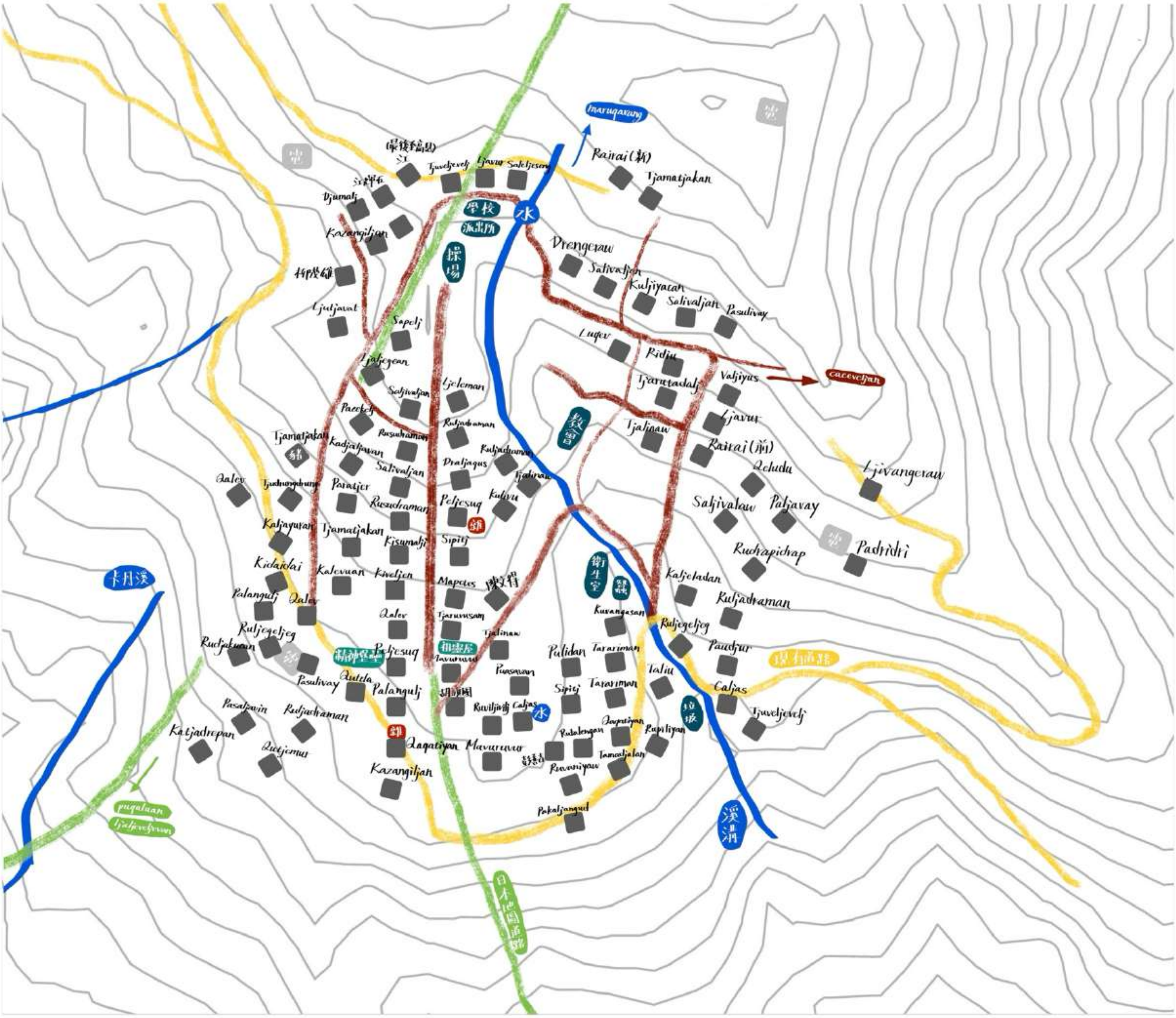
在古樓，並沒有古道祭這項年度儀式。高見之所以會有古道祭，可以說是由 Ansing 開創，也關係到古樓作為根源，在日常生活中以及文化認同上，對於高見族人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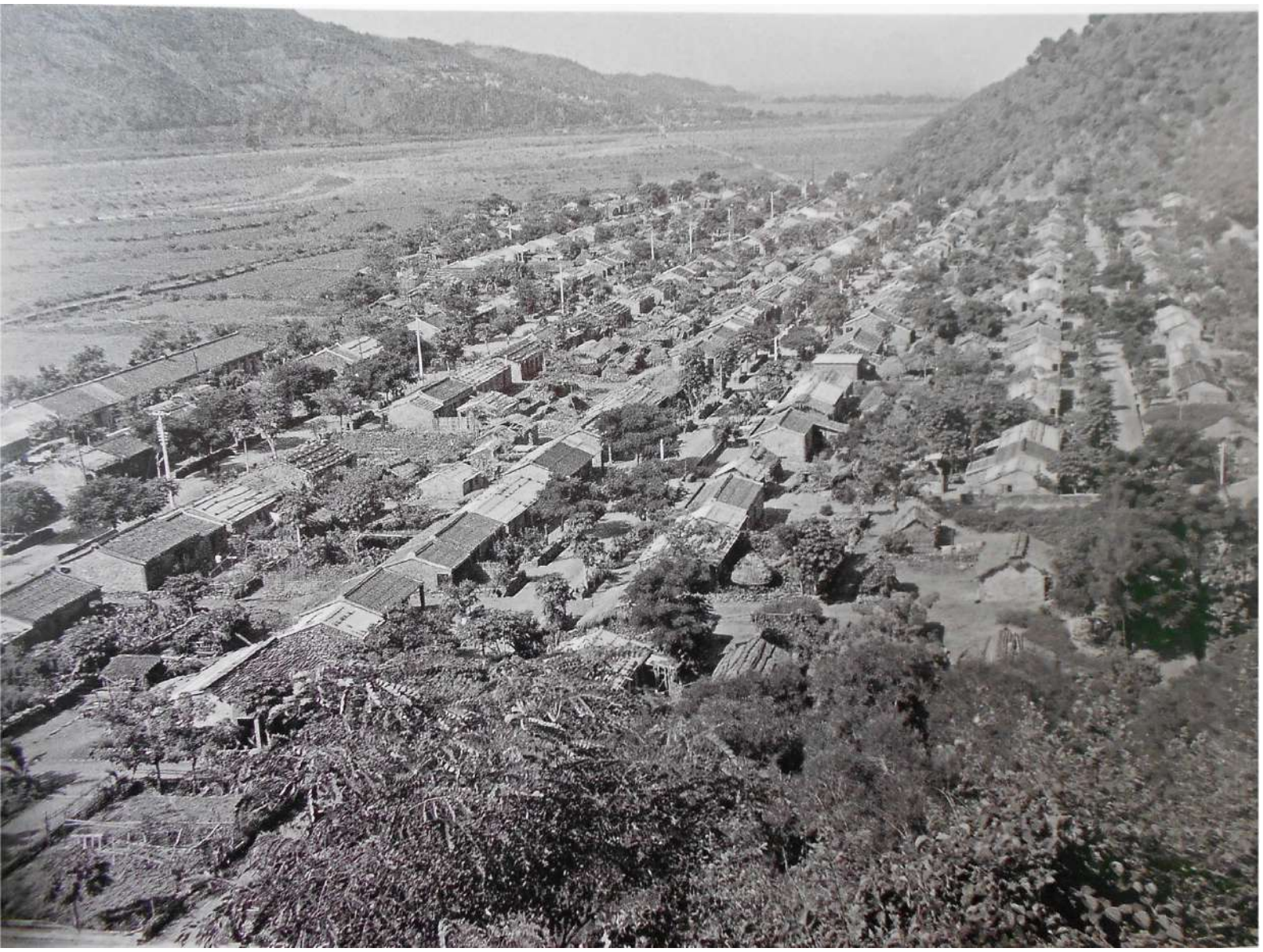
在過往，若高見族人要回古樓，必須要先經過望嘉社、再經過白鷺社（Pailjus），才能走到古樓社。其中，行經望嘉的路段位在盆冒里山的西面山坡，必經望嘉的 Tjaungacuq。

為了避免兩部落的紛爭，當時 Ansing 修了一條越過山稜、行走於盆冒里山東面山坡的道路，繞開西面的 Tjaungacuq。沿稜線下緣經過 Qidis 之後，就可以接上往白鷺 Papavanavan 的古道，回古樓。

同時，Ansing 運用鄰長制度，每年固定發起全部落修路工作，維護往水源、往農田、回古樓的道路，保持與根源的連結。隨著時代變遷，修路尋根的精神延續至今，演變成南和獨特的古道祭。

雖然祖靈屋已經遷移到南和，祖靈屋遺址又因土地利用的緣故，移到原先所在地一旁。然而，每年的古道祭期間，祭司仍會來到這一處重新整理過的祖靈屋遺址，供奉酒水、食物等祭品，祭拜以及紀念高見的祖靈。


maruqarang
Rairai (新)
Tjamatjakan
Tjuveljevelj
Ljavur
Saljesen
Djumalj
Kazangiljan
學校
派出所
水
操場
Drengerau
Salivaljan
Kuljiyaean
Salivaljan
Pasulivay
Ljutjavat
Sapelj
Luqev
Ridiu
Tjarutadalj
Valjiyas
cacevcjan
Ljeleman
Saljivaljan
Paceklj
Rusudraman
Kuljadraman
Tjamatjakan
Kadjaljavan
Kuljadraman
Salivaljan
Draljaqus
Ljavur
教會
Tjalinaw
Rairai (前)
Qaluiu
Ljivangerau
Qalev
Paratjer
Rusudraman
Peljesuq
Kulivu
Saljivalaw
Paljavay
Kaljagaran
Tjamatjakan
Kisumalj
Sipitj
Ruchapichap
Padrldri
卡丹溪
Kidaidai
Kalevuan
Kiveljen
Mapetes
衛生室
Kaljeladan
Palangulj
Qalev
Kuljadraman
Qalev
Tjarurusam
Kusangasan
Ruljegeljeg
Ruljegeljeg
Rudjakuan
精神堡壘
Peljesuq
Tjalinaw
Tavurusu
Pulidan
Tararimen
Paudjur
環狀道路
Pasulivay
Qutdu
Palangulj
Puasavan
Sipitj
Tarariman
Taliu
Caljas
Pasaljavin
Rudjadraman
Ruviljang
Caljas
水
垃圾
Tjuveljevelj
Katjadrepan
Qutjemus
Qaqatiyan
Mavuruvur
Pukalengan
Rupiliyan
Tamaljalan
Kazangiljan
Ruvaniyaw
puqaluan
Ljaljeveljevan
Pakaljangul
溪流
日本地圖涌路



南和村景。

據族人口述，剛建立的南和村是當時的山地示範村，棋盤狀整齊規劃的村莊格局是其中一項重要特徵。攝於民國 55 年，任先民攝影。

歷史概述（三）靈佳樂祖靈屋在南和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人從臺灣撤退。來臺的中華民國政府延續日人政策，推行山胞移住。才剛剛安頓約 20 年的高見族人，再度面臨遷村命運。

再一次，跟隨 Ansing Mavuruvur 連天生的率領，人們落腳今日南和村，與原先相鄰的白鷺社共處一個村落。

這塊地的名字，Tjurukaladju，滿是雞母珠的地方。傳統以來屬於望嘉段：中間以上的區塊屬於古樓系 Gade，以下由 Gade 和望嘉系 Ruviljivilj 共管。兩部落領導層協議，按照領域劃分，將高見族人分配到「上部落」，白鷺族人則沿著白鷺 Tjamatja'an 與望嘉 Ruviljivilj 密切來往的關係，分配到「下部落」。

正式遷村前，要先安頓起源祖靈石。回到日人撤退後的高見社晚期，古樓來了 Djasa Giring 和 Palji Patjidres 兩人，與望嘉來的 Tjaruvusam 家族一起照顧高見祖靈屋。

Djasa Giring 是古樓當家 Qarucangalj Tjiljuvekan 的第四任妻子，兩人生下的小孩 Drangadrang 到七佳掌管 Qeludu 家族。Palji Patjidres 是 Qarucangalj 的堂弟，Tjiljuvekan 家族的核心親族，種種祭儀工作的得力協助。

Qarucangalj 去世後，Djasa 和 Palji 兩人年老相依為命，帶著 Kazangiljan 家屋來到高見，幫忙 Tjiljuvekan 家族管理高見族人。

遷村籌備期，Djasa 和 Palji 將高見社起源祖靈石遷到南和山山坡上，與白鷺的祖靈石立在一起。延續傳統作法，兩人替祖靈石搭建小屋子。於是在南和建立了古樓系祖靈屋：Lingetjalj。

由於 Djasa 和 Palji 年事已高，而七佳很近，Djasa 的兒子 Drangadrang Qeludu 有時會來南和幫忙。遷到南和之後才恢復辦理的人神盟約祭（maljeveq），相關籌備往往是在 Djasa 和 Palji 的指揮下，由 Drangadrang、核心親族 Semasiyan Tjakumulj 鄞德義、正祭司 Salakang Rudrapidrap 等人一同負責第一線的執行。一起在沒有正式領袖的年代，持續守護祖靈屋，生命的源頭。

眾所矚目的百步蛇竿（Gaus），當時由最親近 Tjiljuvekan 家族血脈的 Semasiyan 持竿，同為 Tjakumulj 家族出身的 Selep Paraqiljas 也是南和靈媒。



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Salakang Rudrapidrap，漢名郭政健，高見和南和時期的老祭司，南和高見人神盟約祭的靈魂人物。

早在日治時期，古樓就已被禁止舉辦人神盟約祭；遷居高見社之後，在日本警察和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下，不曾舉辦過人神盟約祭，小米收穫祭也簡化辦理。但不論是古樓族人或是高見族人，都沒有在時代的打壓下忘記祖靈的存在。

至少在民國 63 年，南和村恢復了人神盟約祭，在民國 63 年到民國 83 年間，由 Salakang 擔任南和上部落連續五屆的正祭司。

除了負責恢復人神盟約祭以外，當時他做了一個影響後世至今的決定：復刻古樓系的倒鉤長矛（tjakulut）。針對祖靈揀選的正祭司、副祭司，以及世襲勇士家族 Valjilet，Salakang 吩咐製作帶三鉤、帶二鉤、帶一鉤的長矛，讓這些身負重任的部落人物，在迎靈和送靈時手持長矛護衛族人，如同力量最強大的祖神靈 Tjagaraus 一樣。

長矛不僅出現在石雕的神靈 Tjagaraus 的頭上，也在加持靈力的經文中出現：tjinakulutan，祈求他像長矛一樣英勇，不受任何人傷害。

當南和上部落在唱跳勇士舞時，祭司會在舞圈中央持長矛，隨舞步向空中刺；繫綁在矛上的紅毛鷹予在空中飛舞，老鈴鐺鈴鈴作響，威風凜凜地，如同那時 Salakang 的站姿一樣英俊。



南和祭儀人員及領導層合照。

相片中最後一排為 Qadrangeljan Sipitj 何通教，中間排由左至右為 Draka Kazangiljan 王春月、Tjume Ridiu 江錦梅、Keljeng Sipitj 何貞女、Selep Paraqiljas、Salakang Rudrapidrap 郭政健，最下一排由左至右為 Semasiyan Tjakumulj 鄞德義和 Mageseges Tjiljuvekan 羅安初。郭櫻花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在國家設立「村莊」和「村長」以前，古樓系的傳統社會中就有類似村長的角色，稱為 kalaingan 或 palaingan。被選上的 kalaingan 負責部落大小事情，在下聘結婚、命名儀式，或者喪事這類的場合中，往往是主持儀式進行的角色，由他第一線發號施令各項工作。

也就是說，傳統的 kalaingan，與部落領袖（mamazangiljan）、次領袖（djaljedjalj）、部落總管（quzipezipen）、核心親族（marevetjevetjek）等人，都是部落管理體系的一環。

隨著時代變遷，「村長」逐漸從 kalaingan 的角色中獨立出來，kalaingan 則轉變成專司祭儀工作的角色，成為我們今日所稱呼的「祭司」（palaingan）。

紀錄顯示，Salakang 從民國 37 年到 44 年連續三屆擔任高見村村長，村長卸任後接手高見社 kalaingan 的職責，並於民國 44 年到 53 年連續三屆擔任高見村鄉民代表。到了遷村南和時期，時任高見社 kalaingan 的 Drengai Qalev，已是最後一任「類似村長」的 kalaingan 了，同時，繼續由 Salakang 擔任第一屆南和村村長（民國 53 年上任）。

接著，Salakang 以南和高見正祭司的身分，與領導層一起在南和村建立古樓系的人神盟約祭。當時的部落總管有 Kailjukan 家族和 Tjaruvusam 家族，次領袖由 Semasiyan Tjakumulj 擔任，Tjume Ridiu、Selep Paraqiljas、Draka Kazangiljan、Keljeng Sipitj 等人為部落靈媒，Qadrangeljan Sipitj 則作為祭儀工作的助手，當時的村長葉保宏也提供許多協助。此時南和上部落的領袖依然從缺。




南和國小端正禮俗宣導週。

攝於民國 63 年，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南和村愛國自強捐獻大會。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許金英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人神盟約祭刺球儀式，該屆祭場位在南和國小操場。是目前可獲得最早的南和高見人神盟約祭相關相片，推測於民國 63 年所攝。

目前的資料顯示，南和村在民國 63 年已經恢復人神盟約祭；另有族人回憶，當古樓在民國 53 年首次復辦人神盟約祭的時期，南和也隨之恢復。無論如何，那些年間來義鄉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外界誤以為古樓將要一併恢復獵首習俗。

聽聞即將復辦人神盟約祭之後，一位族人透過教會系統一路告狀到梵蒂岡，梵蒂岡再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嚴正關切，阻止獵首習俗的恢復。部落領導層數名族人被抓去台北問話，時任來義鄉長高德成帶著一戶戶族人捐獻的錢，到台北把他們贖回來。

最後，古樓在憲兵隊荷槍實彈的監視下完成祭儀，南和似乎也不例外。

大概可以想像，當時的南和是在何等艱辛的時代壓力下，一步步把人神盟約祭恢復回來。

不過，相片中也可以看見百步蛇竿聳立在南和村的地表上，象徵著古樓系族人的英勇與驕傲。



人神盟約祭期間族人著盛裝列隊，貌似在舉行升旗典禮，隊伍排頭的紅色隊牌上寫著「莒光隊」等字樣。

攝於民國 73 年，李淑芬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



林梅香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攝於民國 73 年，於南和國小圍舞，人數相當眾多。

後方可以看見兩個刺球祭場。

李淑芬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靈
佳
樂
ling
tjalj

歷史概述（四）靈佳樂祖靈屋系統

遷村後不久，古樓本家出生的 Mageseges Tjiljuvekan 羅安初來到南和，和婚入南和的姊姊 Canekim Tjiljuvekan 羅麗美一起，跟著在白鷺的舅舅 Simerangan Rudrapidrap 林重水，學習照顧白鷺 Tjamatja'an 祖靈屋。

曾有過這麼一個打算：由 Canekim 和 Mageseges 兩人照顧南和的祖靈，不分高見白鷺。民國 78 年的人神盟約祭，他們在舅舅家 Rudrapidrap 準備送靈祭品，結果 qavai 還沒盛好，碗就破掉了，小米酒甕則重得 Mageseges 完全拿不動。請了白鷺族人來，卻輕輕鬆鬆就拿起。

想了一想，應該是祖靈下達指示了：兩部落的祖靈屋必須分開。

家族商討一陣子後，事情才落定塵埃：Canekim 留在南和下部落 Mageseges 被派來南和高見，從堂叔公 Palji Patjidres、後姑婆 Djasa Giring、叔叔 Drangadrang Qeludu 的手中，接棒照顧高見的祖靈。一步一步地，延續親姑婆 Galaigai Gade 最初的計劃，將南和靈佳樂的祭儀系統建立得更加完整。

起先接手時，Djasa 和 Palji 搭建的祖靈屋已在大雨中遭土石淹沒。部落老祭司 Salakang 一再敦促 Mageseges 要重建，後來立在 Ljaljegean 家一旁的山坡上，一個石頭堆砌的小祖靈屋。

民國 83 年，Mageseges 一家人盛重舉辦南和靈佳樂核心親族（marevetjevetjek）的成立大會，邀請了各部落親近友好的領袖家族一同見證。

古樓系的社會運作是這樣的：部落的事情不由領袖一人說了算，而是和核心親族一起商討議決後，才接下去執行。這些核心親族透過血脈傳承，本家大多留在古樓。在 Mageseges 和大哥 Tjivuluan 的來回奔走下，一個家族一個家族地，獲得古樓本家和南和分家兩方的同意，將南和靈佳樂的核心親族系統建立起來。當然，有些家族不同意。




民國 86 年，Mageseges 與核心親族、部落祭司，一行人回舊古樓再次迎祖靈石下山，將祖靈屋整建齊全——

cinekecekan：代表部落初始的起源祖靈石；
ljeveljeveqan：始祖靈 Ljemedj 神石，代表具備刺球傳統；
tjatjuvuljan：祭拜農作物的神靈農田；
kavuvuan：古樓與南和歷代所有祖靈之石；
ailiguan：向神靈卜問、揀選祭司之石。

但是祖靈屋牆上的圖案不討民眾喜歡。後來，改以小礫石模仿堆砌紋理，裝飾水泥牆面。才獲得認同。

諸如此類之事，不斷發生、平息、發生。隨著時間累積，南和靈佳樂祖靈屋——Lingetjalj——有了今日的模樣。






推測攝於民國 88 年 2 月 5 日，南和村人神盟約祭期間，相片浮水印的「89」應是相機設定錯誤。民國 88 年，分別由 Karapiyac Kaljayuran/Qutela 許清鳳和 Salapelj Kisumalji 武嘉仁接任正副祭司，前任的正副祭司則是 Salakang Rudrapidrap 郭政健（圖右）和 Pangetjer Tjapaljay 蔣義茂（圖左），推測這張相片是祭司交接紀念，錦旗上的「理事長」和「副理事長」則是該屆正副祭司的意思。

呂美玉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推測攝於民國 88 年。圖左下角手持紅色錦旗的兩人，分別是 Salakang Rudrapidrap 郭政健和 Pangetjer Tjapaljay 蔣義茂。該屆 Gaus 竿由南和老村長葉保宏持竿，也是首次將刺球祭場辦在南和大橋旁空地的一屆。

武庄一提供，典藏於屏東縣來義鄉高見社區發展協會。



